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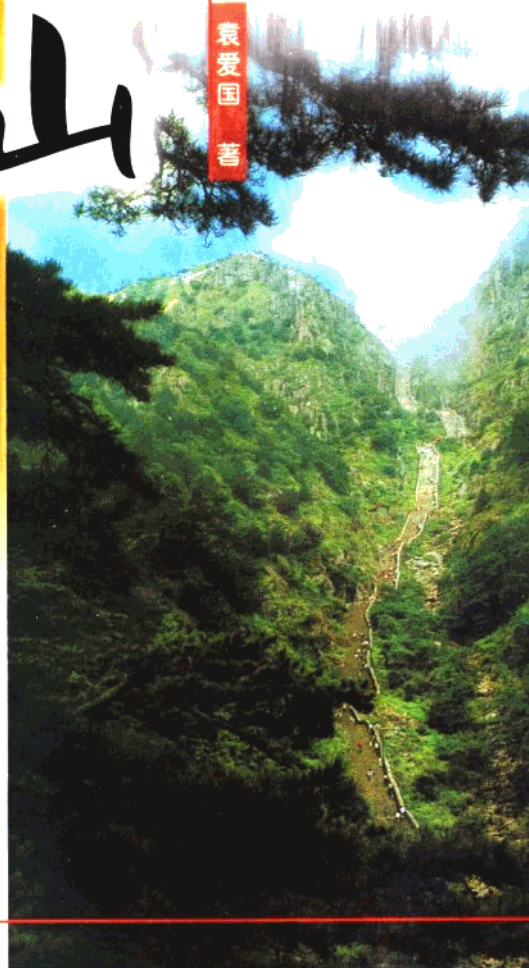
泰山

袁爱国 著

名人文化

山东友谊出版社

泰山，五岳之首，五岳独尊。其势雄峻，其气磅礴。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无不慕名而来，登临绝顶。泰山不仅是一座自然山，更是一座文化山。它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兴衰，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厚重历史。从秦始皇封禅，到汉武帝建岱庙，从唐玄宗封禅，到宋徽宗封禅，泰山始终是帝王封禅的圣地。同时，泰山也是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灵感源泉。杜甫的《望岳》、李白的《泰山纪兴》、苏轼的《泰山观日台记》等名篇，无不歌颂泰山的雄伟壮丽。泰山还是佛教、道教的重要圣地。泰山圣母殿、碧霞祠等道教名观，以及泰山佛爷殿等佛教名刹，无不香火鼎盛。泰山，这座古老的山，依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光。它不仅是一座自然奇观，更是一座文化宝库。它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兴衰，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厚重历史。泰山，这座古老的山，依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光。它不仅是一座自然奇观，更是一座文化宝库。



序

作为五岳之尊的泰山，是一座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积淀的历史名山。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泰山就是中华民族的神山——祖山。从远古时代起，泰山便被原始先民们赋予了神秘而浓厚的人文内涵。这种以原始信仰为其基本特点的人文内涵，又进而成为自周秦以来有文字记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不断封禅的动因和基础。在此种影响之下，两千多年来，有着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名人摩肩接踵，以不同的方式驻足泰山及其周围地区，感受泰山、膜拜泰山、咏唱泰山、阐释泰山，在泰山的原始文化——民间文化之外，共同铸造了泰山的名人文化。虽然泰山名人文化在其形成和承续的漫长过程中吸收了原始文化——民间文化的若干内容，但相对于原始文化——民间文化来说，泰山名人文化又有其独具的精神品格和特点。泰山及泰山文化的精神品格和特点，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泰山名人文化与泰山民间文化一样，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阐发。青年学者袁爱国先生在出版了《泰山神文化》（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1 年）之后，又把研究的视角投向了泰山的名人文化，经多年研究，完成了这部《泰山名人文化》的专著。作者以孔子以下历朝历代 39 位文化名人与泰山的关系为题，叙述和阐释了他们与泰山交游的故事、留下的题铭或诗文作

品，以及他们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抱负，从而展现出泰山的文化精神品格。什么是泰山的文化精神品格？是“元气浑厚”的民族肇始元气和文化的源远流长，是“正气苍茫”的崇高博博和凛然正气，是“万物都包容”、“万物都归纳”、“万物都包含”的雄阔博大胸怀和包容性格，是“登泰山而小天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不畏艰险攀登前进的英雄气概！而泰山的这种文化精神品格，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所在！

正如作者指出的，泰山以其特殊的文化地位，养育了孔门弟子及其儒学、曹操父子及建安七子、泰山书院诸生等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文化巨擘，并以泰山为基点向四周辐射，产生过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但不同政治遭遇和文化背景的历史人物，面对着泰山而抒发的情结、留下的题铭、吟颂的诗文、演绎的故事，毕竟流露出不同的政治抱负、不同的人生途途和不同的文化倾向，从某些侧面反映出时代的政治风云和民族命运，同时也造就了泰山名人文化的多样性、多义性、丰富性、复杂性和包容性。

时光易逝，江山易改，而泰山作为永恒的象征，虽经历五千年，仍巍然屹立于中华大地上，以冷峻的目光俯视着人世间所经历的历史风雨和所演出的龙争虎斗。无怪乎李白晨登泰山俯视蒿里回想历史不禁发出如此感喟：“已矣哉，桂华满兮明月辉，扶桑晓兮白日飞。玉颜灭兮蝼蚁聚，碧台空兮歌舞稀。与天道兮共尽，莫不委骨同归。”任何朝代都是短暂的，任何人都不过是历史的匆匆过客，而只有被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原始——民间文化和名人——精英文化在内，才是一股不舍昼夜、永不枯竭的溪流。

泰山名人文化作为泰山文化的一支，经过袁爱国先生的搜寻、钩沉、梳理、阐发，把散见于庞杂史书经典中的珍珠串在一起，从而放射出奇光异彩，使读者能够便捷地深入领略泰山

名人文化的本质和特点，无疑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而对我国地域文化学的建设来说，则不能不说是一个贡献。也许在袁著之后，还会出现另具特色的第二部第三部泰山名人文化之作，但袁著无疑具有首创之功。

袁先生索序于我，写上寥寥数语，是为序。

刘锡诚

1999年9月27日于北京寓所

目 录

序	刘锡诚 (1)
中国名人的泰山情结	
——泰山名人文化绪说	(1)
登泰山而小天下	
——孔子与泰山	(9)
本原事业 祇颂功德	
——李斯与泰山	(19)
睹符瑞见而臻乎泰山者	
——司马迁与泰山	(27)
我本泰山人	
——曹操、曹植与泰山	(38)
环水出泰山 东流注于海	
——郦道元与泰山	(51)
天门一长啸 万里清风来	
——李白与泰山	(60)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杜甫与泰山	(74)
不度蹄涔微 直欲触鲸鯨	
——孙复、石介与泰山	(88)
能使鲁人皆好学	

——欧阳修与泰山	(105)
恨君不上东封顶 夜看金轮出九幽	
——苏轼、苏辙与泰山	(118)
泥金白玉字 愿颂无前勋	
——晁补之与泰山	(133)
壮岁旌旗拥万夫 独携珍琴写溪声	
——辛弃疾、党怀英与泰山	(141)
山灵见光怪 似喜诗人来	
——元好问与泰山	(157)
五岳峙 真形露 刻我铭 期孔固	
——杜仁杰与泰山	(180)
雄观骇绝东溟日 逸驾高于北海鹏	
——王恽与泰山	(196)
岱宗太平顶 摩崖与天齐	
——郝经与泰山	(218)
风云一举到天关	
——张养浩与泰山	(234)
毕生绝艺 雕绘泰山	
——高文秀与泰山	(241)
移家岱宗下 日与山相亲	
——王旭与泰山	(252)
飞仙携我游天门 足蹶万壑云雷奔	
——赵孟頫、王蒙与泰山	(273)
东岳名高四海间 此山之外更无山	
——边贡与泰山	(283)
路入天衢畔 身当宇宙中	
——王守仁与泰山	(297)
河流晓挂天门树 海色秋高日观峰	

——李攀龙与泰山	(305)
城连岱云起 地接海天浮	
——谢榛与泰山	(319)
天门倒泻银河水 日观翻悬碧海流	
——王世贞与泰山	(326)
茫茫今古事 欲问岱君灵	
——于慎行与泰山	(341)
正气苍茫在 敢为山水观	
——张岱与泰山	(369)
东南云海几千里 夜悬日气开鸿蒙	
——王士禛与泰山	(381)
徂徕之松新甫柏 生性孤挺抽千尺	
——孔尚任与泰山	(395)
新闻总入狐鬼史	
——蒲松龄与泰山	(409)
恨无青玉杖 拄到白云根	
——洪昇与泰山	(426)
谁掬沧海波 濯此青嶙峋	
——赵执信与泰山	(436)
振策天门上 奋袂超峥嵘	
——纪昀与泰山	(445)
妙笔写奇女 彻悟说情缘	
——刘鹗与泰山	(458)
后记	(472)

中国名人的泰山情结

——泰山名人文化绪说

泰山名人文化是以泰山为载体和对象，生发创造出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山岳文化。这里所说的名人，限定于中国古代除帝王以外的名人文士。他们虽一般具有多种社会角色，但与泰山发生联系、参与创造泰山文化时，却多以文士身份出现。所谓泰山名人文化，专指为泰山所独有的人文景观，它实质上是名人与山岳结合，创造的一种精英文化。它是泰山文化的精华和灵魂，是中国山岳文化的优秀代表。

一、中国名人的泰山情结

中国的名人文士，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无法排解的泰山情结。泰山之于他们，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具象，一种精神存在，一种心理象征。它直接起源于原始先民的泰山崇拜。

人类与山岳的关系天然密切。山岳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条件。马克思称自然界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类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或者说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85页）。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认识。《韩诗外传》说：“山者，万物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殖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吐生万物而不私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们在心理与感情上对山岳总有一种依恋与温馨之情。对于无法

抗拒的自然灾害，则认为是山川神灵对人类行为的不满和惩罚，只好用祭祀方式表示忏悔和崇敬。所谓“山川之神，则水旱厉疫之害，于是乎崇之”（《左传·昭公元年》），于是“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被列为古代帝王的“八政”之一，从遥远的帝舜时代，就开始“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尚书·舜典》）。这样，泰山由自然的山变为神圣的山，就不是偶然的了。

中国名人的泰山情结肇始于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对后世名人文士产生了巨大影响和示范作用，沿袭成为积淀深厚的文化心理，蔓延成为流传久远的文化风气，演变成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景观。曹植宣称“我本泰山人”，“俯观五岳间，人生忽如寄”，把泰山看作精神寄托与生命归宿。李白狂吟“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创造了奇丽壮美的神奇意境，体现了纵横天地的放逸精神。杜甫高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给人以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鼓舞。苏轼、苏辙兄弟以未登泰山为憾：“恨君不上东封顶，夜看金轮出九幽”。自称“诗人爱山爱彻骨”的元好问，登泰山时“山灵见光怪，似喜诗人来”，与泰山有着高度的心灵投契。杜仁杰中年以后“岁以结夏泰山为例”，晚年更隐居优游泰山，“金色界中无量在，可能此地了残年”成为他终老泰山的写照。王若虚在登山途中坐化仙逝，竟被视为难得的风流而引人羡慕，其遗址称“蜕仙岩”，成为山中一景。

更有甚者，名人文士的泰山情结到了寤寐思之、魂萦梦绕的程度。宋初梅尧臣梦中吟出“晨登日观峰，海水黄金镕”的诗句。元代王恽游泰山灵岩寺，发觉是多年前梦中所见，“其形势殿舍，殆与此间不异”。明代于慎行晚年病重，“一夕梦泰山元君赉一彩毫，曰：‘此历下殷公（士儋）笔也’。病良已”。这种铭心镂骨的深刻程度，仅见于泰山。

二、泰山名人文化的主要内容

泰山名人文化经历时间既久，内容亦极丰厚。其主要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

1、以泰山喻人生，成为博大、崇高的精神象征。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极大地拓展了胸襟抱负和思想境界。孔子临终唱出“泰山其颓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把自己的生死与泰山联结在一起。司马迁宣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激励自己忍辱负重，完成《史记》著述，并“藏之名山”，传诸后世，因而被称为“名山事业”。在他们眼里，泰山是人生的标尺，人格的高度，精神的超越。

2、强烈的进取心和建功立业精神。孔子辅佐鲁定公举行夹谷之会，挫败恃强凌弱的齐国，取得政治、外交的胜利，成为他政治生涯中辉煌的一页。李斯相秦统一天下，封禅泰山，刻石纪功，流传千古。曹植一生多处逆境，但始终期望“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把泰山作为建功立业的象征和寄托：“愿蒙矢石，建旗东岳”，“拊剑西南望，思欲赴泰山”，充满豪迈、壮美的阳刚之气。辛弃疾泰山抗金，不仅有闯营擒叛的惊人壮举，更留下气壮山河的雄词豪句，如“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闪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3、对泰山封禅进行客观记载和学术研究。“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左传》）。泰山封禅是国运昌盛的重要标志，司马迁投入了很大精力搜集资料，对此进行记载和研究，《史记·封禅书》是这门学科的开先河之作。由此，泰山封禅作为隆重的国家大典加以延续，《封禅书》直到北宋都是官修史书的重要内容。泰山封禅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产生了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大大凝聚、强化了名人文士的泰山崇拜心理。唐宋以降，他们更是把秦松汉柏、金简玉册作为封禅大典的象征物，赞颂不已。

4、理性的探索精神和积极的参政意识。这以北宋初年的泰山书院为杰出代表。书院创始人孙复、石介针对宋初现实，力倡“尊王攘夷”学说，对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在思想上强调“道统”，成为南宋程颢、朱熹理学的起源和先声。在政治上，鼓吹支持新政，针砭时弊，力行改革，扩大了“庆历新政”的影响。他们在泰山书院和中央太学招生授徒，通过讲学议政干政，形成了新的学风，为新政培养了政治力量，以致后来形成“太学诸生挟持朝局”的状况。在文学上，他们积极促进古文运动的发展，石介等人以激烈的文章批判浮靡文风，以行政手段禁毁骈俪文，终于摧垮了宋初风靡天下的西昆体。欧阳修作为庆历新政中的重要人物，又是石介的同年，政治上的同志，始终坚定不移地与泰山书院师生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并利用主持进士考试的机会，选拔了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等一批杰出人才，促进了新政实施和古文运动的发展。

5、对泰山自然景观的描写赞颂。泰山拔地通天的气势，峻极万物的雄伟，和日出、云海、古松、奇石等壮丽景象，激发着名人文士的艺术灵感，创造出丰富多彩、意趣生动的瑰丽形象和艺术意境。历代关于泰山的诗词文赋山积海量，其中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也不胜列举，给人以多方面的精神鼓舞和美的享受，成为泰山名人文化中最为丰厚的部分。

6、从泰山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中汲取素材营养，进行整理、加工与创作，成为中国古典艺术宝库中的精品佳作。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是元杂剧中“黑旋风双璧”之一，也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部泰山戏。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泰山故事约

二十六篇，占全书总篇目的百分之五，数量上仅次于淄川，位列第二。其中《狐妾》、《云翠仙》、《胡四姐》、《一员官》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泰山故事，意在“发人间之幽微，托孤鬼以抒己见”，成为“天趣盎然”的佳作。另外元好问《续夷坚志》中的泰山故事主要是采自民间传说的记录整理。而刘鹗《老残游记·续集》中的泰山故事则是完全的艺术创作，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泰山艺术宝库。

7、对泰山文化内涵与本质的深入发掘。名人文士何以有如此深厚的泰山情结？泰山究竟蕴藏着何种文化真谛？引起他们中间部分人的思考探索。元好问在为王若虚所作《内翰王公墓表》中称：“泰山为天壤间一巨物，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诬者……宜有闳衍博大之真人来往乎其间……惟公名德雅望，为天下大老……谓不为山之灵所贪慕，吾不信也。”这里所说“山神”、“山灵”，异于通常所说泰山神灵，而有一层尚未言明之内涵。元好问的学生郝经在《泰山赋》中进一步指出，泰山为“中华正朔，建极启元”，“纯粹中正，崇高溥博”，“既高而大，又神而仁，乃于岳麓，笃生圣人。续太皞之统，萃奎壁之真”，“蕴而为道，发而为文，膏泽其民，尧舜其君”，总之非一般名山可比，所谓“岂呈奇而露异，等寻常之岩壑哉！”明末张岱则着力发掘泰山的真性情，指出：“泰山元气浑厚，绝不以玲珑小巧示人”，所谓“正气苍茫在，敢为山水观”。他所说的“元气”、“正气”，触到了长期以来朦朦胧胧、欲浮欲现的泰山文化的底蕴与本质。虽然张氏对此没有进一步揭示，也无具体阐述，但其贡献却是巨大的。这项艰深的内容，也正是近年泰山文化研究面临的课题。

三、泰山名人文化的特征

泰山名人文化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1、悠久的历史。泰山名人文化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当时就产生巨大的影响，又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增添了新的内容含意，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名言，成为两千多年来名人志士开阔胸襟、成就事业的召唤，也是他们现实生活的必修内容。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也成为古往今来登山者知难而进、发奋攀登的动力。胡耀邦同志曾号召全国人民以攀登十八盘的精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为各个时代所认同的攀登精神，在长时期内仍将是催人奋进的精神号召。

2、广泛的民族性。泰山名人文化既是文化精英的创造，又为广大人民群众认同接受，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也成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李斯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冯玉祥部属作《泰山赞》称：“泰山何其雄，万物都包容。泰山何其大，万物都归纳。泰山何尊严，万有都包含。一切宇宙事，皆作如是观。”同样表现了包容万物，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经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加以引用，成为人人熟知的形象比喻，也成为激励中华民族英勇奋斗、敢于牺牲、崇尚气节的警句名言。

3、创作的集体性。泰山名人文化往往是由文人集团共同参与创造。同一文人集团中既有相同时代、流派的共性，又有内容、风格、手法的个性，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因而具有长久繁荣和蓬勃生机。例如孔子与孔门弟子；曹操、曹植与建安七子；李白、杜甫与李邕、高适、苏源明等盛唐诗人；孙复、石介、欧阳修与泰山书院诸生；元好问、杜仁杰与东平文人集团、东平府学师生；边贡与前七子；李攀龙、王世贞与后七子；王士禛与神韵诗派；蒲松龄与泰山“石堂八散人”等等，显示出旺盛的创造力和辉煌的创造成果。

4、积累的渐进性。古代名人文士中基本没有专门从事泰山文化创造与研究。有关泰山的内容，在他们全部的思想、学说、研究、创作中仅占很小比例，可以说是吉光片羽。而且这些内容大都是从个人观察体验出发，或借泰山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多见展露胸襟，渲泄情绪，带有较大的灵活性、随意性，少有完整的学说和系统阐发。但这并不降低其思想文化价值。如前所述，有些内容早已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共识。泰山名人文化就是这样长期点滴积累，逐渐增加，日益丰富起来。并且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磨砺，显现其璀璨，历久而弥新。

四、泰山名人文化的现代意义

泰山名人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弘扬泰山名人文化，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段颇有高度的论述，与我们对泰山名人文化特征的认识毫不相悖。倒是在我们的研究基础和现状与社会主义文化所担负的重要任务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就促使我们加快步伐，努力把泰山名人文化研究提高到新水平，发展到新阶段。

泰山名人文化研究，对于泰山的保护、建设也有重要指导意义。泰山之所以称“五岳独尊”，为天下名山之首，盖以人文景观胜，而不以自然景观胜，是在“文”不在“山”。泰山的特色与本质，在于它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蕴含。近年来，泰山被命名为世界自然、文化双重遗产，成功举办泰山国际登

山节，成为全国旅游胜地和优秀旅游城市，都是着力突出了文化特色，得益于文化内涵。在发掘、弘扬、利用泰山文化方面已经有了一个良好开端，初步探索出了一条路径。在这中间，泰山名人文化的研究与运用，实在功不可没。在具体运作的深化细化上，还大有潜力可供挖掘。

泰山名人文化需要有新内容、新创造、新发展。文化是一条流动的长河，新的时代会给它注入新的源头活水，保持充盈的生机与活力。新的时代，理应有新的文化与之相匹。在汲取传统营养的基础上，创造出新时代的泰山名人文化，是一道历史课题，它当然需要更多如郭沫若那样的巨匠和大手笔来踵事增华。当后人审视我们时，仍该有“齐鲁青未了”的宏丽景观。

登泰山而小天下

——孔子与泰山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泰山与名人结缘，肇始于孔子。孔子登临泰山，抒怀畅志，开阔胸襟；考察封禅，学习礼仪；了解民情，观知时政，活动内容与历史遗迹十分丰富。明代《泰山志》说：“泰山胜迹，孔子称首。”这不仅拓展了泰山文化的内涵，也使儒家思想文化借泰山之力发扬光大。同时，孔子也开创了名人登泰山的先河。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使后人竟起仿效，接踵而至。“登泰山而小天下”，成为历代文人名士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沿袭成为积淀深厚的文化心理，蔓延成为流传久远的文化风气，演变成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景观。

一

孔丘（前 551 - 前 479），字仲尼，春秋时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人。孔子自称是“殷人”。他的先祖是微子启，乃殷纣王的庶兄，殷灭以后，被周王封于宋，世奉商祀。孔子十三世祖孔父嘉时始有孔姓。孔父嘉为宋国上卿，任大司马。因公室内乱，被华督所杀，其子奔鲁，始为陬人。孔丘曾祖孔防叔为鲁国防邑大夫，其父叔梁纥为武士，以勇力闻于诸侯，晚年与颜征在生孔丘。“丘生而叔梁纥死”（《史记·孔子世家》）。其后不久，他随母迁居曲阜，过着贫贱的生活，这就是孔子自称的“吾少也贱”（《论语·子罕》）。他自述“吾十

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学习方式主要是自学，并有谦虚好学的精神，所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孔子二十岁时为季氏家臣，二十二岁设教于闾里，有鲁人曾点、颜无由、秦商、冉耕等弟子登门受业，大约三十岁时私学比较兴旺，所谓“三十而立”。三十四岁时，接受鲁君赏赐的车马、仆役、资助，由南宫敬叔陪同赴东周王都洛阳，问礼访乐，历郊社，考明堂。访周归来，孔子的私学更加兴盛。

鲁定公九年，孔子五十一岁时，“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年，孔子相定公与齐景公举行夹谷之会，获胜而归。返鲁后帮助定公发动“堕三都”之役，起到了强公室、弱季氏的作用。此时齐国施计离间鲁国君臣，孔子不得不在五十五岁时带领弟子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之行。

孔子去鲁适卫，先后至赵、匡、曹、宋、陈、蒲、郑、蔡、晋、楚，辗转徘徊于中原地区，希图倡导“文武之道”以平息天下之乱，结果是四处碰壁，屡受挫折，几无容身之地。但他似乎毫不灰心，即使在危难之中，仍弦歌不绝，“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在六十八岁时返回鲁国，以办学与收集整理文化典籍为业，把《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作为传授弟子的教本，得以流传后世。孔子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教育、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哀公十六年春，孔子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边。孔门弟子“追论夫子之言”，辑成《论语》一书，记载了孔子的主要思想。